

趙景深編

第二冊

高中混合國文

新北印局書上

趙景深編

高 中 混 合 國 文 第 二 冊

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高 中 混 合 國 文

究 必 印 翻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付排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第二冊

實價大洋六角

編 輯 者

趙 景 深

發 行 人

李 志 雲

出 版 者

北 新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一六三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成都 濟南 廈門
廣州 重慶 開封 溫州
杭州 武漢 西安 汕頭
南京 長沙 貴陽 雲南

北新書局

高中混合國文 第二冊目次

- 一 意言 洪亮吉（一）
- 二 吏道 鄧牧（四）
- 三 患盜論 劉敞（七）
- 四 談動 朱光潛（一〇）
- 文章體製一：文體的交錯
- 五 談靜 朱光潛（一七）
- 六 答李推官書 張耒（二三）
- 七 論盛孝章書 孔融（二六）
- 八 原毀 韓愈（二九）
- 文章體製二：論辨
- 九 送橘啓 劉峻（三五）

一〇 郊外

周作人（三六）

一一 以漫畫初刊與子愷書

俞平伯（三九）

一二 歐行道中寄書之三

胡適（四一）

文章體製三：書牘

一三 送區冊序

韓愈（四六）

一四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四八）

一五 送從侄耑遊廬山序

李白（五一）

一六 夜坐自述貽自南上人

張鼐（五三）

文章體製四：贈序

一七 山中嘉樹記

姚希孟（五六）

一八 顯靈宮柏

袁宗道（六〇）

一九 威司利

巴金（六一）

二〇 舊地重游

豐子愷（六四）

文章體製五：雜記

二二

記三峨山

范成大（七二）

二三

藏行紀程

杜昌丁（八一）

二三

吳保安傳

牛 肅（八六）

二四

吳保安棄家贖友

馮夢龍（九四）

文章體製六：小說

二五

櫻花

茅 盾（一〇四）

二六

湖山小記

蕭士瑋（一〇七）

二七

殺狗記第二折

蕭德祥（一〇九）

二八

雪夜救兄

徐 瞰（一一九）

文章體製七：戲劇

二九

上高宗封事

胡 銓（一三三）

三〇

教戰守

蘇 軾（一四〇）

高中混合國文 第二冊

四

三一 論積貯疏..... 賈 誠(一四四)

三二 以魯肅自代疏..... 周 瑞(一四六)

文章體製八：奏議

三三 手詔何點..... 蕭 衍(一五一)

三四 與湘東王令..... 蕭 綱(一五二)

三五 禁浮華詔..... 高 洋(一五三)

三六 誠兄子書..... 馬 援(一五五)

高中混合國文第二冊

一 意言

洪亮吉

人未有不樂爲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樂爲治平旣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餘年，可謂久矣！然言其戶口，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試以一家計之：高曾之時，有屋十間，有田一頃，身一人，娶婦後不過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寬然有餘矣。以一生三計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婦，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無傭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吾知其居僅僅足，食亦僅僅足也。子又生孫，孫又娶婦，其間衰老者或有代謝，然已不下二十餘人。以二十餘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自此而曾焉，自此而玄焉，視高曾時，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時爲一戶者，至曾玄時，不分至十戶不止。其間有戶口稍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勢亦足以相敵。或者曰：『高曾

之時，隙地未盡闢，閒廬[○]未盡居也。」然亦不過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戶口則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數，常處其有餘也。又況有兼併之家：一人據百人之屋，一戶占百戶之田，何怪乎遭風雨霜露飢寒顛踣而死者之比比乎！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調劑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過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無閑田，民無剩力，疆土之新闢者，移植民[○]以居之；賦稅之繁重者，酌今昔而減之；禁其浮靡，抑其兼併，遇有水旱疾疫，則開倉廩悉府庫以賑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調劑之法也。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原不過此數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爲民計者，亦不過前此數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廣，其遊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約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此吾所以爲治平之民慮也。（治平篇）

今日之畝，約凶荒計之，歲不過出一石；今時之民，約老弱計之，日不過食一升。率計一歲一人之食，約得四畝；十口之家，卽須四十畝矣。今之四十畝，其寬廣卽古之百畝也。四民

之中各有生計；農工自食其力者也；商賈各以其贏以易食者也；士亦挾其長傭書授徒以易食者也。除農本計不議外，工商賈所入之至少者，日可餘百錢。士傭書授徒所入，日亦可得百錢。是士工商一歲之所入，不下四十千。聞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時，米之以升計者，錢不過六七布之以丈計者，錢不過三四十。一人之身，歲得布五丈，即可無寒；歲得米四石，即可無飢。米四石，爲錢二千八百；布五丈，爲錢二百。是一人食力即可養十人，卽不耕不織之家，有一人營力於外，而衣食固已寬然矣。今則不然，爲農者十倍於前，而田不加增；爲商賈者十倍於前，而貨不加增；爲士者十倍於前，而傭書授徒之館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計者，錢又須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計者，錢又須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廣，於是士農工商，各減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價以出市。此卽終歲勤勤，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²⁾之憂；不肖者，遂至生攘奪之患矣。然吾尙計其勤力有業者耳。何況戶口既十倍於前，則游手好閒者，更數十倍於前。此數十倍之游手好閒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斃也明矣。是又甚可慮者也！（生計篇）

（選自卷施閻甲集）

作者小傳

一 意言

三

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〇九）字稚存，一字君直，號北江，晚號更生居士，清江蘇陽湖人。官至寶錄館總裁。因上書以直言怒帝，擬腰斬，特赦免，斥戍伊犁，赦還，卒於家。平生著述甚富，有遺書一百餘卷。其作風奧衍典雅，於書無所不讀，尤精輿地學。詩文有奇氣，少與黃景仁齊名，江左號爲洪黃。

註釋

○ 廛 一夫所居曰廩。

○ 種民 未詳。管子：『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處而重民散，則地不闢。』註：『重民謂務農業者。』得樹樓雜抄：『吾鄉呼佃客爲種戶。按黃文獻公嘉興吳府君碑：捐種戶逋租三千餘石，則元時已有此語。』種民殆卽重民、種戶之類，疑不能定也。

○ 皇皇 楚辭註：惶遽貌。

○ 溝壑 孟子：『老弱轉乎溝壑。』

二 吏道

鄧 牧

與人主共理天下者，吏而已。內九卿○百執事，○外刺史○縣令，其次爲佐爲吏，爲胥

徒^(四)若是者，貴賤不同，均更也。

古者君民間相安無事，固不得不無吏，而爲員不多。唐虞建官，厥可稽已。其去民近，故也擇才且賢者。才且賢者又不屑爲，是以上世之士，高隱大山深谷上之人求之，切切然恐不至也。故爲吏者，常出不得已，而天下陰受其賜。

後世之所以害民者牧民，而懼其亂，周防不得不至，禁制不得不詳；然後大小之吏，布於天下，取民愈廣，害民愈深。才且賢者愈不肯至，天下愈不可爲矣。今一吏大者至食邑⁽⁵⁾數萬，小者雖無祿養，則亦並緣⁽⁶⁾爲食，以代其耕，數十農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游手，往往入於其間，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豈可得也！天下非甚愚，豈有厭治思亂，憂安樂危者哉！宜若可以常治安矣，乃至有亂與危，何也？夫奪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亂也，由奪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號爲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二帝三王⁽⁷⁾平天下之道，若是然乎？天之生斯民也，爲業不同，皆所以食力也。今之爲民，不能自食，以日夜竊人貨殖，攫而取之，不亦盜賊之心乎？盜賊害民，隨起隨仆，不至甚焉者，有避忌故也。吏無避忌，白晝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誅，豈上天不仁，崇淫長姦，使與虎豹

蛇虺，均爲民害邪？然則如之何？曰：得才且賢者用之；若猶未也，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爲治亂安危，不猶愈乎？

作者小傳

（選自伯牙琴）

鄧牧，字牧心，宋錢塘人。宋亡後，隱居餘杭洞霄宮之超然館，唯與謝翹、周密等友善。世稱文行先生。著有《洞霄集》，其詩文集名《伯牙琴》。

註釋

① 九卿 三代以後官制，皆設九卿。宋之九卿，仍襲漢及北齊制：爲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大理、大鴻臚、正宗、大司農、太府等，並稱九寺。

② 百執事 猶言百官。

③ 刺史 漢武帝置部刺史，督察郡國。自隋罷郡，以州統縣，刺史遂爲太守之互名。

④ 脅徒 庶人在官者之稱，猶今之僱員。

⑤ 唐虞建官 書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

◎ 食邑 卽古之采邑，謂食其邑之租入也。

○ 並緣 並傍也，緣因也。因其假官之名義以謀食也。

◎ 二帝三王 二帝謂堯舜；三王謂禹湯文王也。

三 惠盜論

劉敞

天下方患盜，或問劉子曰：「盜可除乎？」

對曰：「何爲不可除也！顧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

或曰：「請問盜源。」

對曰：「衣食不足，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修，盜之源也。一源慢 \ominus ，則探囊發篋而爲盜矣；二源慢，則操兵刃劫良民而爲盜矣；三源慢，則攻城邑略百姓而爲盜矣。此所謂盜有源也。豐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以升龠 \ominus 也。」

且律使竊財者刑，傷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盜不爲止者，非不畏死也，念無以生，以謂坐

而待死，不若起而圖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賜之衣裳劍帶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盜不應募，非不願生也，念無以樂生，以謂爲民乃甚苦，爲盜乃甚逸也。然則盜非其自欲爲之，由上以法驅之使爲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也。若夫衣食素周其身，廉恥夙加其心，彼唯恐不得齒良人，何敢然哉！故懼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不勸，則雖煩直指之使，重督捕之科，固未有益也。今有司本源之不卹，而倚辦於牧守，此乃臧武仲所以辭不能詰⁽²⁾也。

凡人有九年耕，然後有三年之食；有三年之食，然後可教以禮義。今所以使衣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修者，牧守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漢武沈命⁽³⁾之敝，殆復起矣。若乃尙擿發之術，任巧譎之數者，未足以絕姦，而鄒雍因以見殺於晉⁽⁴⁾。故仲尼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⁵⁾推而廣之，亦曰：用兵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盜吾猶人也，必也使無盜乎？蓋亦反其本而已矣！

爰自元昊犯邊，⁽⁶⁾中國頗多盜，山東尤甚。天子使侍御史督捕，且招懷之，不能盡得，於是令州郡盜發而不輒得者，長吏坐之，欲重其罪。予以謂未盡於防，故作此論。

(選自公是集)

作者小傳

劉敞，字原父，宋臨江新喻人。由進士累官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學問淵博，文尤贍敏。私謚公是先生。著有《公是集》、《兩漢刊誤》等書。

註釋

○慢輕忽也。

○僉古量名，容千二百黍，爲升之十分之一。

○直指之使 漢武帝時，嘗遣直指使者，分部逐捕羣盜。直指，言指事而行，無阿私也。

○臧武仲所以辭不能詰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厚待之。於是魯多盜。武子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對曰：『不可詰也。』

○沈命 漢武帝作沈命法，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品者，二千石及小吏主者皆死。沈沒也；謂敢藏匿盜賊者，沒其命也。

○鄒雍因以見殺於晉 晉國苦盜。有鄒雍者，以視察得盜，千百無遺。一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鄒雍也。』遂

三 惠盜論

共殺之。事見列子說符篇。

② 聽訟二短句 語出論語顏淵章。

◎ 元昊犯邊 宋初趙元昊自立爲帝，國號夏，據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及甘肅省。仁宗朝屢次入寇。

四 談動

朱光潛

朋友：

從屢次來信看，你的心境近來似乎很不寧靜。煩惱究竟是一種暮氣，是一種病態，你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就這樣頹唐沮喪，我實在替你擔憂。

一般人歡喜談玄。你說煩惱，他便從哲學辭典裏拖出「厭世主義」，「悲觀哲學」等字樣來敍你的病由。我不知道你感覺如何，我自己從前彷彿也曾過煩惱的況味，我祇覺得憂來無方，不但人莫之知，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哪裏有所謂哲學與人生觀！我也些微領過哲學家的教訓，在心氣和平時，我景仰希臘廊下派哲學者，相信人生當皈依自然，不當存有嗔喜貪戀，我景仰托爾斯泰，相信人生之美在宥與愛，我景